耐菴文存

耐菴文存卷三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序

吳仲昀詩序

道光癸卯夏仲昀同年既晉黔臬將以八月入都展覲瀕行出其舊所爲詩索序於余而以其大父父及其兄諸集先之余曰是視三蘇更多一輩矣其能詩也宜哉夫其濡染服習於晨夕家庭之際淵源所漸性情亦將與之俱化詩稱穀似誠哉其多似也至於淡詣獨造直抒心得則有各自成家不相蹈襲者余盡觀於仲昀之

服官行己而有以得仲昫之詩矣昔蘇綽爲宇文氏作六條以訓有位首曰清心而申之以心氣清和志意端靜是所謂清者匪直不貪貨賄云爾也必也和其心而不撓於血氣之私然後能順萬物之情而無所於拂又必靜厥志而有以待天下之動然後能盡萬物之理而無所於遺然非清則無以爲和非端亦無以爲靜也余曩與仲昫同官於齊越十餘載又同官於黔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也其爲人也慮澹而志正雖在世局之中而灑然有塵外之想每當公廷集議遇事輒有執持而出之未嘗不蘊藉乃其懇懇爲民常若神周乎四境而

不能以須臾釋及其見於設施也則又夷然泊然絕無幾微聲色之露見者或謂平平而余乃謚深有意乎其爲人於虖其諸心氣清和志意端靜者非邪今觀其詩葢自其少時則已斐然有作稱其家兒逮入官以後乃愈老愈樸但覺一往情深使人不能釋手其目之所觸身之所歷凡有關於民生疾苦者往往累歔重噫長言永歎不啻婦子之自言其傷也閑及邊防國計則援古剴今懲前毖後不啻室家之自謀其私也葢躬其事則慮之也周歷其難則言之也痛其或事與願違則每愬焉自責自傷雖至無可如何而流連往復之餘時復不

能自已乃至中更顛躓而無改其度卒乃復振亦若視爲固然此其意境爲何如㝵是亦變風變雅之遺也而優柔平中猶見先民之軌則焉非心和志靜而能然乎然則仲昀之詩卽仲昀之所以爲政也仲昀之政卽仲昀所以爲詩也仲昀黔中之詩曰漢官淸夷人平余雖不敏請事斯語仲昀其助我式遄其歸余日望之矣

李徵生詩序

詩以道性情而性情莫眞於骨肉是故風首關雎著王化所自始雅首鹿鳴四牡皇華而惓惓於將父將母序詩者以爲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繼乃次以常棣其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言兄弟之厚於朋友也而又恐讀之者之疑於廢朋友也故遂次以伐木然而釃酒陳饋猶必速諸父速諸舅而終之曰兄弟無遠則誠懼夫以聲氣之變奪其天性之親也聖人之旨深哉古之人服王事則思父母樂朋友則思兄弟蓋未有薄其所厚而能厚其所薄者也諸詩自漢魏以降體

格代變陳思靖節而外言詩者必首杜陵豈非以發乎性情而篤於骨肉哉今觀李君徵生之詩若操筆直吐者而沈鬱悱惻乃幾幾與杜陵肖豈眞句摹而字擬之歟蓋其性情肫摯旣有以爲詩之本而艱難困苦之摧折於外者又有以激發其志氣而諡進於深醇故其見之於詩皆至性至情之不容已而非作而致也韓子云此眞得詩意餘外徒繽紛自來孝弟忠信至患難貧賤而諡卓絕而形於詩者亦遂以詣其至而因以昭垂天壤歷劫不壞是乃詩之爲敎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而天理民彝之在人心者不可泯沒也余故因序徵生之詩

而爲著詩之本如此云

逸老堂宗譜序

吾族世居浙省之鎭海縣至高祖宏聲公以乾隆初年宦湖湘遂家焉始猶得故鄕音問後遂閒隔至長齡通籍來京乃又稍稍相聞顧以職守所羈未獲一展先墓至嘉慶十九年熙齡弟成進士乃得乞假歸尋桑梓葢遠違故鄕者八十載矣時適有修譜之舉族之長者乃郵書委長齡爲序竊惟古者重士著雖至亂離民無輕去其鄕迄乎後世輒多蕩析卽余族之在鎭海者亦散居各邑而其徙他省者亦必同此惓惓而余祖宗之惓惓我後人者其精神亦無地不相流通卽長齡兄弟之

忝竊科名何莫非庇蔭之所及也乃通籍十餘載猶未得拜謁祖墓其獲咎先人者不既多哉然而宗子之法祠堂之規義田義學之制族之長者已相與講明而修舉之則又長齡所深幸而亟欲覩其成者也是爲序

送唐敬楷之江南序

敬楷先生吾鄉之望也蓋自其執法豸臺出而府道監司勁直自將絕無撓屈擬之聖門諸賢如曾子子思孟子皆以剛大之氣肩斯道之傳先生殆其庶幾雖所如不合而得民甚深所至則攀戀謳思去後而俎豆馨香其視一時之赫奕得失何如也且當時大吏亦頗知重公如粵西平猺之役制府盧敏肅公以公首列薦牘至有儒臣經濟之稱而彝好之公不敵摘挑之口所至卒不過一年淹而先生終不少挫竟以此不得久安其位而內召矣先生少隨任吳中日手一編俯讀仰思紛華

靡麗之習洎如也及踐歷中外益勵冰蘖之操愈有以助其清明之氣接人應事到眼卽了連丁內外艱廬墓泰山者六載茹苦飡澹有人世所絕難堪者而所性定矣此先生忠孝大節生平未嘗以語人而誠不可掩自有以愜乎天下人人之心先生之內用也鄉之人士無論識與不識僉曰盍放我公歸使吾輩得所矜式及先生之歸年已七十矣士之有志者不遠數百里咸來請業適余亦罷歸尤喜得商量舊學以庶幾聞道而寡過乃先生以兩世先塋皆在岱麓非移家江南則瞻望殆絕而東南之行不可挽矣則庶幾數年之後大耋歸來

猶得斷疑譌是如今日之面稽罔勃乎是所冀倖而不敢必者也先生嘗誦子輿氏必有事焉數語密自繩督學案小識一十五卷息邪距詖一惟孔孟程朱是遵不獨爲我

朝不可少之書將來學者將於此取正焉先生自言卷中人人皆經稱量過自信實無銖黍之差其審愼何如也此行也必有能讀是書者吾爲斯道幸矣

尙節堂勸捐序

道光十有六年余奉

天子命撫黔入其境民多菜色衣又穿空甚者不蔽體嘻何貧也抵省則節坊貞碣林立道旁乃歎天地正氣初不以所處之艱易爲虧全正惟處艱而能不虧則樹立愈奇而愈可貴尙雖然能保其舉不虧乎卽不虧矣而目擊其艱而無以恤之可乎余嘗謂鰥寡孤獨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而甫離母腹卽無以自存與夫年少而失所天者尤爲無告而可憫夫呱呱者之不能言也夫人而憐之黔固育嬰有堂矣乃若青年喪夫形單

影隻卽夫家尚堪存活或母族有可依賴其苦衷鬱志已難言矣至於環顧一無可恃而又有老者之待養弱者之待哺交責於一身雖健男子猶難爲謀況於女子甚或門祚衰薄孑然無依卽一稚孺皆得欺而侮之當此之時將背而去耶而此心難背將守而死耶而死復誰知於是一往不顧相從地下者有之矣而徘徊濡忍不能自持者蓋亦未嘗無也一生名節祇爭呼吸將以一髮挽千鈞則所賴於鄉鄰任卹之維護者其可須臾緩哉抑余又有慨焉文王之時人敦節義特恐垂老無夫者之失所養耳今則保節爲先幼孀尤在所急故於

斯堂之建顏曰尙節意固各有所重也嗟夫佛家以此世界爲缺陷而儒者則云世界雖有缺陷吾心不可使有缺陷黔民如是之貧也黔俗如是之美也若更得所存恤行見懷淸之臺不勝築柏舟之詩不勝採微獨吾心不留缺陷且胥此世界而圓滿之矣豈非東平所謂爲善最樂者哉是舉也余與方伯鍾齋慶君各捐廉五百兩鄭圃任觀察曉田石署守各捐二百兩又籌款四千兩爲之倡始不逾月紳耆士民報捐數千兩藎正氣之常伸而人心之好善於此已見一斑余故樂爲之序以導其同歸於善庶集衆善以成大善云

恤嫠會勸捐序

世上苦人多矣而無可告訴者無如失乳之嬰與少寡之婦余嘗以育嬰恤嫠二事爲善舉中所尤切尤急而不可須臾置者顧育嬰一事委曲繁重屢議未果若恤嫠則未若是之難也而可不舉乎按六經中婦人之以節著者惟衛共姜紀叔姬宋共姬三人至秦而懷清築臺乃後世建坊旌表所由始然則猶未數數然也蓋三代之時孝重於節所求於婦者惟能事舅姑之爲重記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如是則節不得不輕自伊川先生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而後婦節之重與

臣節等見於史者殆不可勝紀至我
朝而綽楔加恩矜寵尤甚婦人女子沐浴
聖化雖窮鄉僻壤無不爭自奮厲以節相高貞烈之風
於是爲極盛也然而空房隻影誰與扶持冷竈寒煙誰
爲保護或爲强暴所淩或爲旁觀奪志蓋有欲守而不
能旣守而不終者於是翁姑無與爲養而門祚衰遺雛
無與爲哺而宗祀斬要其本心雖昧未嘗不悔痛於事
後而已自喪其生矣失節之嗟可勝傷悼至若含辛茹
苦之死靡它或撫孤以有成或奉姑而盡孝迨其後嗣
每多聞人如我

朝之睢陽湯文正關中李二曲理學名儒爲世模楷至今稱誦不衰猶推原於母節之所致明德有後天道固然然方其煢煢一室存亾幾難自保非其守身之潔矢志之堅卽安能流徽彤管而食報於子孫也哉夫比閭族黨皆有相賙相救之誼況節義爲人神所同欽而顧不爲之所一任其困苦艱難徒作旁觀之太息反之吾心而不安卽揆之天理而不順有心世道者能辭其責歟所願同志諸君子互相勸勉量力捐輸俟有成數熟商妥辦務使欲守而不能者得以遂其守既守而不終者得以完所守能守而貧不自存者得以益堅其守以

扶植名義導揚善氣或於鈹陷世界不無小補云

周太母七十壽序

道光辛卯夏長齡謁祖塋於善化之東南鄉涉塗踰三十里白石鱗次不窪不欹雖值陰雨若履坦途問誰之脩則羣然稱頌曰此善邑周太母李太宜人之功德也長齡聞而憬然蓋周與長齡家爲世姻自戒欺先生以申韓起家品方而學粹大吏之來吾楚者罔不式閭奉教欽爲指南逮

誥封奉直大夫耐泉先生藴宏其業家日以起於是衡吾别駕易幕而宦佐郡章門騰茂蜚英蔚爲華膴固由累世載德積厚而流而仰承俯殖以引之勿替者則皆

太宜人隻身措拄勤施密運於無形之中者而淺見者
或未之察也太宜人係出安徽之婺源生而淑愼在家
即以孝聞逮歸於周事舅姑相夫子敎子課孫無一不
應禮經而勤儉性成雖席豐履厚而不改其寒素之操
裘布荊釵數十年如一日也在詩采蘩采蘋所以致美
於諸侯夫人大夫妻者亦唯是夙夜在公自力於筐筥
錡釜之閒以是爲克修婦順且家與國豈有二道哉夫
約已則有餘裕人則不足而我太宜人勤身自持寸帛
銖金絕無纖毫妄費及至閭義若渴則孜孜爲之至老
不倦如同善堂之建首捐數百金爲之倡辛卯水災流

民載道振救不遺餘力葢其仁心爲質有觸斯形平時之愛惜物力不敢濫有所糜正其一體痌瘝不敢稍有所惜也騶虞麟趾之忠厚孰非采蘩采蘋之勤儉所由馴致其道哉甲午三月上巳爲太宜人七十壽辰諸姻友欲以一言侑觴而屬之長齡謹按武王之帶銘曰恭則壽太宜人之勤儉太宜人之恭也孔子之訓曰仁者壽太宜人之忠孝太宜人之仁也既恭且仁壽將無量以是介祉不較之王母青鳥虛誕之詞爲信而有徵哉

耐菴文存卷四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書後

桂林陳文恭公德配楊夫人課孫圖書後

國朝理學名臣後先相望而世德繩承累葉彌盛者前惟安溪李文貞公後則桂林陳文恭公至今搢紳閒稱說舊德名門必以兩家為鼎族而文恭公之五世孫蓮史方伯復繼錢湘舲閣學褎然稱三元為我朝二百年來科名僅見之盛事則公之遺澤尤長也方伯之兄敦臣作令黔中每一接見輒善氣迎人賢者子

孫自異俗吏一日手捧公配楊夫人課孫圖再拜請題余肅容諦觀乃歎鍾祥篤慶蓋內助與有力焉而益以見公之修身以齊其家者其劼毖尤在人所不見之地及其發於事業被於生民所至輒孚施之立應顯融懿爍或以儒者別有吏才而不知特自門內而推暨之耳於虖可易言哉夫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家人之義歸本反身何者大廷易飾而衽席難欺慎獨之學於斯爲至卽風化之基由茲託始也今觀斯圖貴而能勤富而能儉不以愛而弛其威嚴不以幼而寬其繩督王母而兼師保之任閨闈而有詩禮之風微夫人之賢無以相公

徵公之賢又曷克刑于夫人若是哉岦乎歷四國聲教翕然而積厚流光且引之勿替也雖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千葉之花厥子不茂公之德施於數世矣而天復申之以曠絕難覯之科名俾極其焜耀斯亦菁華欲竭之時也洩之也盛則非大其蓄而厚其藏將何以繼毋亦惟是端本善則體公之心紹公之學培之又培以緜公之澤於有永則撫斯圖也必將有提命如聞而繼述恐後者矣余既與敦臣兄弟交又夙慕仰公之樸學實政未能勉跂萬一幸得綴名圖末輒用蠡測推本公治行之所自兼勗敦臣兄弟且以詔其後之人

芸館集仙圖書後

芸館集仙圖者長白英煦齋相國師圖其癸丑同館二十三人時在乾隆甲寅之歲後二十年新城陳鍾溪少空今吳縣潘芝軒相國兩夫子又倩友人各臨一圖而新城師爲之記時嘉慶十有八年也今新城師喆嗣服耔大令捧檄來湘出圖索題距作圖時已二十二年矣距新城師之歿亦十數年矣圖中之人存歿升沈蓋不一狀而因緣文字切磋道義則長齡於茲圖不能無惓惓也長齡爲諸生時何文茂軒狄文次公實相繼來典學歲科兩試輒蒙甄拔暨入翰林長白吳縣新城三鉅

公迭掌翰苑提唱風雅海內人士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然而長齡皆得以爲師時則侍郎周公石芳李公春湖學士蔡丈生甫太守吳丈玉松皆以翰林宿老爲文章宗匠漕帥魏公愛軒時枉諫垣論奏侃侃持大體長齡以同館晚進猶得摳衣末座承顏接辭令大司寇戴公金溪方官比部郎與長齡寓邸鄰接暇輒踏月過從意氣尤相洽也愛軒公之弟麗泉中丞玉松丈之子藹人學士觀察朱丈芝圃之弟勳楣觀察皆與長齡爲同年猶記芝圃丈以福州守展覲北來一日酒酣爲言招降海賊狀虬髯戟張精采飛越赫赫若前日事藹人勳

楣詩酒唱和輒就玉松丈點定之春湖公亦降輩行爲吟壇執牛耳其時服耔大令與吳縣師令嗣功甫舍人猶未冠也而風采儁出已能傾其坐人蓋吾師之明德遠矣邂逅訂交則有李丈詒原時以復官來京師傾蓋一面眞氣盎然照人肝膽也迨長齡視學山右而麗泉宰太平循卓有聲駸駸乎與燮軒公爭烈矣出守南昌則石芳公爲學使金溪公爲提刑復得奉淸塵陪曲宴及官江蘇而吳縣師與玉松喬梓方優游泉石閒長齡簿領之餘步屧往來不異春明聚首時也燮軒公[illegible]七省漕事值河道中梗創舉海運長齡亦預參末議故

指膂之用自念枉館將廿年其先乎我與後乎我者性情學問各各不同而無不有以諡我焉乃獨於癸丑諸耆舊若重有綢繆者亦不知其何以然也今耆麗泉晉閩撫金溪公長秋曹而吳縣師且正位台鼎餘霞滿天如日方中蓋乾隆中年當我

國家文明極盛之會其選入中秘者皆清華上品文章事業於斯爲盛淵源所漸卽其子若弟亦皆卓然有以自見於世且以迪前人光雖閱今五十餘年不無華屋山邱之感而落落數公參錯天下

朝廷實倚以爲重則斯圖也雖百世之下猶將心焉嚮

往之豈徒紀一時之盛爲科名佳話云爾哉今吳縣師方以天下爲已任而功甫舍人翛然塵外亦各其意趣所寄爾服耔既有意民社矣必將異乎俗吏之爲以自致於青雲之上雖風塵猶蓬閬也謹即圖中之人及其子弟與長齡有舊者追憶梗概臚而筆之以見

國家設科頁非偶然而爲之後者尤不可不以自勉服耔其必有味乎余言矣

花瑞圖記書後

花瑞圖記者吳門王氏之所圖而吾師芝軒相國記之者也先是壬辰癸巳間王氏園中芍藥盛開有金帶圍三枝王氏繪圖賦詩以待徵應會吾師登揆席王氏遂以圖歸之而吾師抑然自下謂何敢遠比韓魏公而以花瑞期諸後賢且謂區區爵位不足云而德行勳業爲可貴旨哉言也於虖此卽天之所以瑞吾師也乎夫瑞非爵位之所能致也而天乃於爵位加崇之日而示之瑞人之見之者以爲爵位致之也而不知所以致此爵位者德行勳業也天喜其德行勳業之足以重其爵位

也又喜其爵位之崇而德行勳業將因之以大發抒也
而於是乎瑞之天其以吾師繼魏公之後乎魏公之徽
此瑞也在帥淮南之日其時年甫逾壯天下已稱爲韓
公偉猷英略一時無與倫比夫人而知此花之爲魏公
瑞矣迨後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奠社稷不動聲色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後知天之瑞魏公者其意甚遠
且大也否則雖有此瑞而異時事業無以發皇而揚詡
之安能譽稱到今使後之論者猶指其瑞而屬之魏公
也哉吾師以弱冠魁天下不數歲而躋顯列其年其位
與其風望之夙成蓋又一魏公也今者晉秩台階而天

乃以瑞魏公者瑞吾師則吾師之德行勳業亦既足以兆之矣然而委寄方殷負荷益重中外之所仰望其事正未有涯意天之所期吾師者必能心魏公之心事魏公之事而後瑞以魏公之瑞也於虖豈偶然也哉且夫賢者之謀人國也非僅及身而已必將扶植善類聚之朝廷使其更互迭進而後氣脈悠長太平於以可久如陳暘叔王禹玉介甫輩皆當日淮南坐上客自其後咸繼魏公秉國政號稱治安此百年樹人計也吾師不侈一時之瑞而惓惓於後來之才哲蓋其意思深長舉天下之德行勳業皆在吾函容並包之中卽魏公之用心

亦豈異是乎方將咏菁莪棫樸之詩賡梧桐菶萋之句疏條布葉庇我蒼生一瑞集而萬瑞從之百年之後又將以魏公之瑞爲吾師瑞矣然則吾師之所以瑞我國家者庸有量乎

吳荷屋中丞鈞清消夏第四圖書後

聖門論事君以患得患失爲鄙夫至孟子乃直抉其隱曰熱中然後知得失交戰皆熱之一念爲之此荷屋中丞鈞清消夏圖所由作也中丞自嘉慶己未登朝歷職中外迄今四十年所矣時凡幾更地凡幾易官凡幾遷圖亦凡幾製而鈞清消夏如故也嗜冷矣雖然聖人之於天下未嘗一刻冷也終其身栖栖皇皇雖心知其不可而爲之不倦其告學者必諄復於仁而唯恐其心之稍冷至論事君則致戒於患得患失而又唯恐其稍熱者何也蓋必冷其所當冷而後能熱其所當熱也且夫

冷熱亦何常之有有似熱而實冷者有似冷而實熱者中丞之歷官也由翰林而御史而刑曹而樞直皆聯一時清要之選由是而臬而藩而開府可謂熱矣而脩然塵外者其冷自若也乃其歷官所至周諮利弊纖悉無遺勤勤然懇懇然惟懼一物之失所一事之未當若疾痛之在身而不能以須臾置又何其熱也我朝陳文恭公以熱腸郎爲仁長齡深味其言以爲深得聖人之心諸葛武侯淡泊明志長齡謂卽集思廣益嚶躬盡瘁之本然則其冷也乃其所以熱也歟抑觀圖中之貌自少而壯而老駸駸乎非復昔時面目矣然而眞

我自在也。天下熱者不可久。而冷者可久也。披此圖又不禁悠然意遠矣。

歙縣鮑氏慈孝圖書後宋末盜起處士鮑宗巖挈其子子壽避亂歙之龍山為盜所得父子爭死盜兩釋之見宋史孝義傳

於虜余觀鮑氏慈孝圖而歎南宋之亡不亡於孤兒寡婦之手而亡於高宗貪天位不思復仇以反其父兄之一念何則鮑氏父子山中細民目而爭死併命遂足以格兇頑者其心純也當其時父惟知欲脫其子子惟知欲脫其父此外更無餘念也夫純氣可以通神明而況於人乎彼高宗者非不念其父兄也特以愛父兄之念不敵其貪天位之念則其心已雜而不純雜則理不足以勝私又且寖微寖消而私意為之主矣夫以匹夫一

念之純猶足扶植綱常轉移醜類況據南面之尊而惟私意之徇至靦顏喪心忘其不共戴天之恥則人亦孰不各爲其私而誰與赴公家之急者故雖勉支江左百餘年之殘局而大義未伸國勢終以不振審乎此而尙何疑於鮑氏之興乎思其所以興得不矍然於其所以敗乎孔子與曾子言孝而首引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以申之鮑氏子孫而無忘先世艱難也尙其聿修厥德哉

雙節傳書後

為鎮甯州拔貢生宋光銘作

周子云家之離必起於婦人吾謂家之興亦必繇於婦人蓋男子有事四方而婦人則坐鎮一室其關係於家之興廢者與男子並而有時或過之每見人家夫男中道夭折門庭索然老者既老而無以養幼者方幼而無以長其勢岌岌不可終日又或外侮疊來內難繼作而如綫一脈垂絕復續卒能大昌其後者則惟節婦之故夫節婦之為此甚難而若忘其難者彼誠有所大不忍於中故食蓼茹荼習焉而不知其苦以為不如是則其心不安蓋惟無所為而為是以其心純一粹白有以格

幽明而食厚報厥功直與存亡繼絕等此聖人所以特隆其禮於妣匹之際而姑之於婦夫之於妻皆重爲之服制以爲託之者重則禮之者不得不嚴若宋氏兩節婦其知此義矣宋蓋詩書之家兩節婦皆士族薰陶濡染積漸使然故雖屢瀕於危而孝廉拔萃鬱然蔚起緜是以觀節孝乃詩書之澤而詩書又節孝之貽宋生其無忝先世艱難益茂乃學益敦乃行以正其家而世其德則所以顯揚者將未有艾而豈徒詠烈誦芬云爾哉

李烈女節略書後

黔西烈女李氏幼許字貴筑周頊嘉慶丙戌頊隨侍父石藩大令於河南輝縣任越八年病歿訃聞女不食其母之娰孀也樓居奉佛謂之曰盍從我誦經乎女諾之以不食甘旨不下樓自誓俄而其母惑於媒氏之言將奪其志女遂潛於佛前持翦自祝其髮老婢葛氏見而强奪之女急剌頸深寸許血溢襟袖逾二日歿臨歿謂母曰兒不肖不能終事吾母願吾母勿以兒爲念此道光甲午九月初三日事也距其生二十有三年矣其葬也在黔西拉里橋女曾大父大司馬恭勤公之墓側右

藩大令哀其志出所著節略示余并擬移其櫬以祔于子頵之墓余曰不可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蓋慮有此也然則何以不沒吾婦乎余曰其事㝡不可無述而其義尤不可以不辨世以室女未婚守節及其身殉者爲例所弗旌遂援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之文以相難如震川歸氏之貞女論至訾爲悖禮甚哉其泥於文而不求乎理之安也句山陳星齋既著論以闢之矣而辨之精而義之確則高安朱文端公之書山西鄉縣賀烈女傳後有是述者文端以婚禮之㝡可疑無如三月廟見左傳鄭公

子忽如陳逆婦陳鍼子曰先配後祖是不爲夫婦夫先祖而後配是未婚卽廟見矣或云鍼子所謂祖乃告而親迎非廟見也信斯說也旣以親迎告矣婦入而遲之三月而後見事亦如生之義固如是乎解者曰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故不廟見然則廟見矣雖有可去之事將不去乎竊意春秋於親迎書至至者以婦之至告諸廟而見之也是至日廟見之明證也婚三月矣擇日而祭於禰亦云廟者前以新婦見至是乃以主婦見也禮曰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云如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也又云此謂適婦供養統於適也然

則衆婦與適婦之舅姑在者。將終不成婦乎。未三月而死者。歸葬乎否乎。卽就曾子問言之。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釋云。若冢婦則主喪拜賓。如以未爲婦也。安用趨喪乎。又安得而爲之主乎。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夫婦人不出疆而弔。今以室中處子於素不覿面之人斬衰而哭。不謂之夫婦可乎。或疑詩書史傳所紀未聞有此。是殆古人所不爲歟。抑有之而載筆者擯弗錄歟。曰。正史以格於令式而缺焉未備。其他雜見於傳記小說。則儒者所不道也。然易詩有之矣。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筐

無實土刲羊無血朱子本義謂約婚而不終者夫不終矣而猶稱歸儼然婦贄於舅姑也而婦之義則虛矣柏舟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兩髦者剪髮垂眉本童子飾成人弗去示人子事親已長不忘孺慕也詩蓋曰彼垂髫者孰謂非我匹乎小序謂衞世子共伯妻作此以自誓豈有世子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況考史記衞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爲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爲節女誓志而作無疑矣且古今禮俗固有未可概論者古者風俗淳厚所重在禮今世人情反覆所重在信非謂信行而禮可廢不使不信者藉口於禮之未備

也律載已報書及有私約而悔者笞別聘者改正豈不以一言許諾夫婦之倫已定而終身不可易夫是以貧富貴賤之中要以及流離瑣尾兩不相知至於愆期而卒不敢他乎夫生而悔者嚴其罰歿而不二者靳其旌國家立制夫豈苛刻於節女其謂此非常之事聽有志者之自爲若樹之風聲將有作而致其情者矣夫國家無旌法則無所冀幸詩書隱其文則無所效法無所冀幸效法而爲之者發乎至情而不容自已者也予長女許嫁李氏既有吉期而壻歿女守節十有三年而歿矣志之初有引禮經難之者曰吾知非禮吾志不可强也

將歿曰勿請旌本無可旌也吾女自以爲不合禮而不能强其志之所不爲若賀氏者則不知有所謂禮而直率其性之所欲爲而已斯所謂無所冀幸效法而發乎情之所不容自已者乎文端此論洵深得禮意律意之精微而所云不合於禮者特其女自抑之辭耳善乎蕺山劉念臺之言曰禮也者性之流行也斯須而去禮卽斯須而滅性矣李烈女甫聞夫計卽不食繼以可遂其志卽誓不下樓卒乃迫於其母遂以一死自完是直率其性之所欲爲而適協乎禮之不可易所謂不學而能一誠自將者非耶顧賀之死則以欲爲夫立後而不可

得遂一死以畢其志而其婢安氏實成之并以身殉李則欲完其節而不可得至爲婢所持而適以速之死所遇微有不同要之二女之義烈初不以人爲前卻也衷於一是而已余職司風化其事既信而有徵誠不可聽其湮沒而特爲詳著文端之論者葢欲天下咸曉然於大義之不可假易而此舉之非過庶不惑於俗說而得以各即乎人心之所安匪直爲李烈女一人志也

嘉善徐君神道碑銘書後

徐君理齋余世姻也余居憂時理齋嘗過從爲言曾大父正安州吏目君教民樗蠶諸善政余心識之及撫黔州人以其治蹟來上爲請於
朝得祀名宦如例距其沒百餘年矣而正安緬之名聞
天下州人以其絲市羨金供君祀歲時絃歌而薦之君固依然未沒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卽善攝生亦不過百年而止而徐君顧至今存且將久而益大將毋自攝其生與攝衆生之生者其大小遠近意量固不侔邪萬物之生受形於月秉精於日月有盈闕而日無盈闕盈

闕者形也而精神之流行則不與形爲盈闕也人之精神本與萬物同流官其地者卽山川草木無不與其精神相感召有能興其利者則山川草木亦爲之貢其菁華而與之俱生如徐君所爲殆非徒自攝其生而與衆生俱生者歟稷之養契之教大小雖殊其爲功於天下後世則一也碑稱君誠篤有幹才才生於誠者也州人之思君越百餘年猶周人之思召公也一誠而已君浙產以孫某貴追贈君五品階理齋今籍善化有吏才一試於江西輒歸養不出而時時以醫術活其鄉之人殆亦不徒自攝其生者歟今其弟鳳藻旣登吾鄉賢書從

姪以煒亦隸遵義學官弟子員吏目君之澤長矣肅第攝一方之生已哉

題跋

題但太史子駿歸省圖

子駿太史雲湖觀察之長君也英年績學早陟清華駸駸乎騰上有日矣而太史瞻望白雲方進思退爰於道光庚子秋假旋荊南爲觀察公壽時萱堂吳恭人方奉繼王母饒太恭人里居遂返黔中循陔潔養並爲觀察公代脩子職焉鄉里見者無不榮之以爲人爵如斯其可貴也抑知天爵脩而人爵從之其榮也蓋以天不以人歟觀察曩官吾省有惠政而饒太恭人好行其德於鄉淵源所漸其來有自今觀太史器局淵邃援其言能

知大義尤篤於倫理吾與觀察蹤蹟疏闊未悉其世德之詳而以所見聞揆之於理則夫曼芴重纓方興未艾蓋非一日之積以德則脩於人而天應之以爵則脩其天而人應之矣天耶人耶果孰爲榮耶太史出圖屬題輒書其意以勖之并系以詩有雛者鳳趨庭羽狘有哺者烏翔林口瘏昔也含飴今也舞綵春有重暉心無寸改雲出於山而雨其山被潤澤兮大豐美蓋仍一氣之往還

題周小湖太守山館評梅圖

昔宋廣平沈於下僚以梅花賦見知於直指蘇味道薦之於朝爲唐賢相後之論者輒奇其遇吾謂以廣平之賢當時卽不遇味道終亦必相卽不相廣平亦不以此貶賢梅花特其寫照耳小湖之爲此圖其時尚未遇也而蕭疏閒遠早已隔斷紅塵不揜廣平之詞自得逋仙之趣儻所謂澹泊明志者非邪其後入翰林轉御史視學中州粵西出守銅仁駸駸嚮用矣而小湖依然韋素也中更挫折乃至降而夷於丞倅疇昔同館諸人且袞袞陟清要爲鉅僚自恆情視之幾不可一朝居而小湖

絕無幾微見於意色今且領袖諸郡敬官揚職弗懈益虔通省吏民欣欣焉若孺子之歸慈母幸其來而又懼其去也語云寧相時來則爲之異日和輯事業吾不得而知而今則既知之矣夫其順事恕施平情接物不苟同不矯異不爲一身之計而予眾人以安不爲旦夕之謀而規久遠之利誠意懇到善氣迎人和輯之道何以加茲然則山館閒評之日其意固已遠矣豈待試之職事而後見哉余愧非味道而小湖則今之廣平也特剛柔各善其用耳姚宋庸有異道乎欲知小湖但觀之梅可也

題周漁璜宮詹桐埜書屋圖遺照先生康熙閒人圖額爲京江張素存相國書

安溪李文貞有言作事近厚便是古人不在時代季孟讀此輒令人不敢自菲薄漳浦黃忠端公往往詔戒後生親近先輩謂於身心大有警省詎非以其厚歟元相安童十餘歲時每朝退輒與老成人談處其母淩爲大器今或喜少侮老風俗安得不薄先生去今百數十年而端厚氣象猶可於圖中得之毋亦道泰時淯上之所以敎下之所以學猶有古昔樸茂之遺則謂時無季孟者容有未盡然歟觀介眉集所序兢兢焉惟隕墜太翁

之教是懼厥後皇華四出所至皆揚職敬官一無辱命而且兼資文武爲憲萬邦非篤於本行而能然歟余生也晚不及追隨

國初諸老猥以庸虛忝職宣撫恐無以敦厲風化爲

朝廷羞猶幸式瞻儀刑識所祈嚮既以自勵幷爲先生後嗣勸庶幾厚德長流使新出晚生得資矜式不致愈趨愈薄則玆圖之久而獲存實於世道人心裨益非淺

庸第一鄉一家之私幸歟

紀略

兩淮都轉平羅俞君言行紀略

兩淮都轉平羅俞君之卒也今兩湖總制林公既銘其幽矣顧余與君交最久知君最深痛君之未竟厥用郎其志行亦容有未盡暴白者儻終竟湮沒則後死者其奚所逃責乃就所知見而銓敘之以補志所未備云君淡於榮利而篤於倫理嚴於自治而恕於使人曲達人情事變故所至咸理而去後恆見思余始官吳中君為長洲令旋擢督糧丞總辦海運未幾以憂去余既官金陵君以海運甄敘得常州守調江甯余實引以為助蓋

後先共事者數年凡用人行政必以諮君數言輒定訖事罔不如所慮顧君之裨益余身心使余久而愈思思而不可復得者尤非人所能知也君居官謹恪卽胥吏白事不衣冠不見也盛暑讞獄危服坐堂皇汗浹竟日異時君方有所推鞫瘧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止也荆溪任庶常泰爲余言君始至荆溪攔輿訴者百十輩閱年餘前訴者又易名控君一見卽識之羣驚爲神君去長洲日元和石太史韞玉率士民以實政在民四字額其堂其憂歸也今遵義守平君翰方同辦海運事爲書楹帖贈之云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實心實政感人也

淚當時謂無溢美於虖君何以得此於士民僚友哉君於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貯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至遇友朋急難則傾囊助之無少靳有大僚某官吳中罷歸逋官項屬君償之余曰此其家不貧毋庸也君卒償之曰既許之矣能無償乎同官某將謁省為賫緣君偶與余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愧此友矣君為諸生以授徒自給嘗臥病館中其弟為抱持臥起月餘不倦及官江甯弟年四十餘矣猶左右侍奉如嬰時君居憂其僕從皆不肯它適以須君之出也君內峻而外坦夷人罕得窺其際卽雅相識者

亦謂是政事才目而惡知君之用心於內者如此先儒有言聖門論學必徵諸事論政必本諸心今觀於君益信有用之學有本之政卽稍稍發抒而食其利者已遍大江南北矧要擴而大之耶君卒之前數月余赴閩藩任邂逅於金陵君欷歔爲余言力竭矣筮仕廿餘載訖未得一對揚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報

國家有餘憾余以君有經世大略嘗爲故相國蔣公今兩江總制陶公言吳中凋敝極矣非得君撫綏不可乃

天子方允陶公之請將大用君而君已不及待矣方余未赴

召時君以書來促行且舉余疇昔所稱陳文恭公熱腸即是仁之語相詰責謂此何時而安處邪乃余出而君逝矣悲夫感念疇曩追次其遺言軼事以表君之微尙弁書以寓之林公其亦有無窮之悲也歟

節婦周呂氏紀略

古無以節婦稱者婦功而外一循乎禮而已無才之可見故亦無節之可稱節之有聞蓋自禮教不明始也夫禮者事事而爲之節所以坊民也其盛也人皆範於禮之中則禮彰而節隱矣及其衰也人多軼於禮之外則節顯而禮微矣雖然有節而苦者焉有節而甘者焉自非生質之美而又夙嫻禮教大氐皆苦節也君子猶以爲難而況至性貞摯一出自然終其身無尺寸之違乎禮豈非難之又難者哉節婦呂氏年十七歸於周七月而嫠念其夫未終子職旦晚起居舅姑退則閉居特室

十載不歸甯姻戚罕見其面如此者三十年人皆以爲節也君子曰是禮也禮不可斯須去身節其外見者自有一節之跡則禮虧而不可以成身夫惟安節故能安禮也節婦吾外姑姊內子知之稔不忍其久而湮也故爲紀其略如此云

耐菴文存卷五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墓誌銘

前湖北光化縣知縣蔣君墓誌銘

道光元年四月丙子𨚗蔣錦橋給諫前輩出其仲兄敬亭先生行狀委余銘其墓時距先生之沒已四年矣余未識先生而給諫之言則信而可徵者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先生諱雲容字瑞章敬亭其號也少穎異初執筆學爲文塾師不能易一字年十六與伯兄某同受知於學使姚雪門先生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零陵張光曾齒

與先生齊同時入泮學使稱爲二傷試輒冠其曹辛酉以選拔貢成均考充正紅旗官學敎習期滿選湖北光化縣知縣邑當蓮匪蹂躪之後民氣凋瘵滿目蒿萊先生顧之若痌瘝之在身思所以爲綏輯計甫下車卽廉訪民閒利若弊一意興革氓庶大和未幾河南滑臺告警大府檄公防堵民洶洶不自保先生念縣屬老河口鎭民物繁夥奸匪易以藏匿遂首先捐俸廾勸富紳出貲募健勇數十人防範稽查民恃以無恐值歲歉米價翔踊豫省飢民流入境內者趾相錯先生牒請平糶上官格不行乃籍諸富室留半年之積餘俱減價出糶又

設廠十餘處賫糜分餉流徽之聲溢於道路飢民賴以全活米價亦因是漸平顧上官終以平糶之請爲不達時事適有採辦滇銅之役遂以先生行去邑之日士民擁送道左有相對泣下者比至滇復以任內案限遲延部議罷職方冀送部

引見重邀敘用而先生遂抱痾不起矣先生孝友忠愛出於至誠生母張孺人患嬈瘕之疾醫者以白馬溺合藥先生恐氣味逆口嘗而後進羃牏手自澣滌不假手婢僕季弟給諫病幾殆先生旦夕護視身不貼牀褥者逾月令光化時迎伯兄至署公暇輒促坐款話歡洽如

童時與人交坦懷相示終始如一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以故人皆憚其嚴而服其誠朋舊患難力可援者必殫竭爲之謀同里候補知縣周圭同年吳大恕歿於京邸先生經理後事至質衣爲償負不以爲德光化密邇襄陽同省北上諸公或迂道造謁雖素未識面必割俸助其行負意氣無佞辭諂色居官未嘗阿意取容其所奮激雖挫辱不少抑居恆不問生產覩阿堵物若土苴拄官數年服器儉樸如寒素學富經術爲文清矯拔俗無近時圓熟習若先生者可謂文有其行誠於家而形於民者矣然而科不過拔萃位不過縣令而又

爲之不覺其志則先生之蘊而未抒者其可量也夫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祖父皆以季弟給諫贈如官配陳氏子二人長啟鉉次啟銓啟銓爲側室程氏出女四人均適名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先生之文先民是遵而不諧於羣先生之政惠此百姓而上以爲病雖病於上而於己無㥏雖戾於羣而於道則醕人見爲先生之屈而余則以爲大伸於虖先生其又何恤夫世俗之紛紛

黃母李恭人墓誌銘

恭人姓李氏，山西河曲人，贈文林郎諱君澤女，封朝議大夫縣增生貞菴黃翁之配，而福建福州府同知加知府銜宅中之母也。宅中爲余典晉學時所得士，其官於閩也有異政。余承宣閩中，方喜得賢太守爲助，而宅中已先奉太君諱歸，西書及狀以銘墓之文爲請。其言曰：不孝幼承慈訓，自成童以還，吾母無日不舉先世艱難以激其奮學之志。既筮仕，則訓以努力報國，勿顧私。遑受知大府，博寸進，則勖以益勵清操，勉爲良吏，毋倖進自喜。已矣，今而後慈訓不可得而聞矣。痛念不孝學宦

十餘年能稍自樹立者皆吾母之教儻荷賜之文而表章之無俾吾母淑德與其所以教不孝者湮鬱弗彰以重不孝之罪感且不朽先生其哀而許之乎余重悲宅中意又知其狀之無虛美也不敢以不文辭太君之事姑也愉婉篤誠先意承志姑年老久病侍疾年餘無一日懈宅中既授室姑一日顧新婦歎曰諺云久病無孝子汝姑乃能如是吾願新婦他日事姑如姑事我也言已與太君相對涕泣其相夫也順正無違雖小事必稟而行嘗歲祲斗米千錢封翁急人急族黨助貸無虛日太君竭力經營不足輒典簪珥以佐以故歲歉家貧而

封翁猶得行其義於鄉也太君中年屢遭兄姊喪每哭輒病撫其孤如己出然責以習勤自立不姁姁爲姑息愛封翁與從父昆弟同居太君周旋妯娌閒推甘讓美茹苦習勞內外稱之其撫僮婢如子女時其衣食勿使饑寒曰彼亦人子也貴賤殊叵忍虐使之宅中之狀云爾余讀之而知其無虛美者則以宅中之服官行政信之也宅中入官以來無一念自爲封殖計其籌辦臺洋軍需拯省城水災釐邵武鹺務艱鉅盤錯皆力肩不辭而無一語自鳴其功伐牒訴紛錯昕夕讞决無倦容興利除害孜孜如不及故所居民德所去民思詩云敎誨

爾子式穀似之古來稱賢母者必有賢子觀宅中之賢則太君所以教其子者可知而太君之賢亦可知矣太君生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卒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九累
封宜人
晉贈恭人子二長卽宅中道光壬午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福建安溪縣知縣充道光乙酉科福建鄉試同考試官歷任侯官縣閩縣知縣廈門海防同知福州南臺海防同知知府銜署邵武府知府次宅仁廪貢生女三長殤餘皆適士族孫二秉鐸秉鈞孫女二以卒

之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走馬梁之原銘曰

不知其母觀其子我銘其幽非溢美昭示來玆耀彤史

火山峩峩河水湯湯馬鬣封兮允臧宜爾孫子兮緜餘慶

韓母婁恭人墓誌銘

恭人姓婁氏浙之會稽人

誥封朝議大夫克峻公之三女原任廣西桂林府知府東憩公之胞妹年十八歸我外舅虛舟公婁故右族饒於財而外舅貧無立錐僅以授徒餬口恭人安之若素時姑氏太恭人已先歿事君舅朝議公惟謹夫兄某援例納貲貲不繼恭人質簪珥助之捐並以所餘典田四畝爲堂上甘旨計然食指繁外舅館穀微所入不足贍恭人乃時時就母家貸而以所入畱與夫嫂某氏爲簪饍絜饈需夫嫂某故得朝議公歡於娣姒中與恭人尤

相得逮外舅會饑館稍豐恭人乃不復居母家汲爨皆躬親雖盛暑三餐不離竈下冬月汲井水十指俱皸居常所食惟鹽虀飲以梓樹汁搗代茗而所以奉朝議公者隨所需無少缺朝議公年九十一以壽終喪葬費無所出恭人售其所典四畝地得蕆事先是太恭人歿未卜地殯於堂至是始合葬焉不數歲而堂燬於火向微恭人四畝地則葬事不克蕆且罹火厄故外舅尤以此德恭人外舅以已酉

恩科舉於鄉屢下禮闈第遂館京師居停主人以外舅艱於嗣謀爲納媵外舅義不忍負恭人乃寄資脅迫之

恭人挈家附糧艘北上兼市南貨助旅費爲竊者所伺尾之行恭人終夜警覺卒無患途次積勞抵京病劇醫者進補劑僅而獲痊恭人體素弱病後益虛而外舅年四十無子遂爲置妾李氏次年又置妾辛氏至戊午李氏生子明繹恭人喜甚珍護如己出丙寅辛氏生子振逾年辛氏殁恭人自撫之保抱攜持十數年如一日戊辰又置妾黃氏生子升凡朝夕飲啖及寒暖衣飾三子者恐惟恭人是賫卽諸妾亦惟恭人是賴外舅旣屢試屢躓遂於戊午歲遵例納粟得縣令揀發山西歷署聞喜平遥陽曲諸邑事旋補襄陵調臨汾洊升東路同知

未幾加捐知府凡外舅宦蹟所至必與恭人偕事無鉅細竭力襄助其次子振則任襄陵翀服時所生也辛氏歸外舅九載不孕至是有身外舅語恭人曰此必男也以吾盡心於賑知之故名賑後改振恭人性簡淡生平無豔飾時同僚眷屬多以往還相結納而恭人終歲不出門常云內政亦一日有一日事且我往卽彼來多此酬應何爲凡親友中無後者遇其忌日祭祀必誠必敬聞有窘者雖阻於遠道必思所以濟待諸妾極寬諸妾亦循循無稍越蓋素所感者深也恭人生於乾隆丙子年四月十六日子時卒於嘉慶丙子年十月二十七日

午時卒前一日倘與外舅共飯黃昏後猝患中風遂不起年六十一歲子四人長明繹四川候補鹽大使次振次升俱業儒其季子某則恭人歿後側室黃氏出也女六人長適胡某順天大興縣舉人候選鹽大使次適婁某江西南安府經歷次適孟某順天大興縣舉人候選知縣次適原任平遙縣李某第幾子某次歸長齡皆恭人出最幼者許字原任絳州楊某第幾子某側室黃氏出長齡以恭人既歿之三年始就甥館未及見恭人而側聞懿行大約勤儉恭順動中女則而其大者尤在能逮下此螽斯樛木之詩所以列於二南而爲修齊之要

旨也旣詮次其大槪乃爲之銘曰相夫以勤廣嗣以仁豈惟仁其身子孫其世馨蟄蟄繩繩視余此銘

前陝西按察使樂園嚴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昔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承

皇太后懿訓著內則衍義明章天下之婦訓以內助之要有五曰事夫曰勸學曰佐忠曰贊廉曰重賢冐後之要有三曰教子曰勉學曰訓忠爲有家者言之也而國與天下實重有賴焉顧兼此者難巨夫女子而有士行雖鄉闆未嘗乏也而所偶非人則勸學難學矣而或不遇遇而小試輒罷則所謂佐忠贊廉重賢云者雖有其心亦無以大著其用而況能得之於其子哉若張夫人

者其兼之矣。夫人者陝西廉訪晉贈方伯樂園先生之配。而鄭州牧仙舫君之母也。先生起家孝廉方正。

廷試時三省教匪方熾。

睿皇垂問及之。先生手草數萬言以進。

上爲動容嘉賞。後一一如所策。歷官秦中幾三十載。所至多教匪出沒之區。先生悉力捍禦。猶以餘暇劭農迪髦。使其民幾不知有寇患。而其教漢中以紡織也。女婦皆進謁夫人而請事。歡若一家。然至乃羽檄星馳。風鶴皆警。先生則儒服從戎。不避艱險。雖林箐深密。罔弗躬

親捘勦匪直居民倚以爲安主兵者亦往往降色辭諮籌策用是聲蹟上徹洊陛崇階而使先生無內顧憂得一意辦賊以鎭撫吾民者則夫人佐忠之力也於虖士大夫幸際承平從容宣力猶或縈情家室喪厥生平矧乃崎嶇戎馬之間而能一無繫戀累月經年與賊追逐若忘乎其身之爲文職者先生誠忠矣如夫人者抑亦可不謂賢乎及仙舫官河南河南大吏知爲先生子無不傾心倚重遇繁劇鈹及河工大役必以畀其擢鄭州也以夫人春秋高乞歸養大府不許適河決祥符而汴城地低下水幾

冒城大府檄仙舫董其事時夫人病矣且諄諄勖以
欽工重大當竭力報效毋以我爲念猶當日佐忠意也
仙舫之居贈方伯公喪也夫人出其籍中金三千有羸
命建家廟置義田營書院釬增生徒膏火曰此汝父意
也於虖茲非所謂贊廉勸學重賢者乎抑豈一家之私
已乎夫如是而後爲能訓忠如是以訓忠而後佐忠爲
無忝記不云乎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
終其身也婦之於夫猶是也於虖夫人其知此義矣夫
人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子時以道光二十
一年九月十六日丑時卒於河南鄭州官署年八十有

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子孫世系已具贈方伯公誌爲之銘曰

伯也執殳婦勉其夫卻飾勵廉母教則嚴是父是子疇克兼此惟張夫人福鍾一身匪福斯厚繄德斯茂佐忠訓忠家榮國崇用闡帝訓以覃婦順內則孔明萬葉流慶

墓表

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漪園先生墓表 代

今天子受璽初元

特恩開科大試天下士于禮部擇朝臣中有學行聲望爲一時宗仰者董分校事而吾師李漪園先生以工部都水司正郎與其選榜發多寒畯循儒士論翕然而亦以不才忝出先生門下初先生以甲辰捷南宮成進士第三人名譽蔚起士之竊議者僉謂如先生之才之學致身清要庶無愧乃淹滯部曹十載不調至乾隆乙卯始一被

命典楚北試逾年又有春闈之役是時文枋疊操先生感激

主知益自振勵蘄得士而所學者素妍媸到眼立辨故取文皆有程式士之經其品題者亦類能矜奮自立不染於流俗部大吏稔其賢有劇務輒畀先生先生孜孜弗少懈嘉慶二年

京察屆期大吏擢先生上考旋蒙

簡記蓋駸駸乎大用矣故事部正郎例用監司太守先生齒方强仕年力大有爲而文資望深重受知於大吏見知于

天子及此時展厥底藴事業寍可量哉而先生則遠逝矣悲夫　及先生門僅載餘請業無多日猶記侍坐時語及當世人物先生意氣豁如不輕許可有不當意輒大聲叱其名風力矯然如此今距先生之歿已廿年其孤某自西口來以墓道之文相屬追維提命誼不獲辭謹據所知者敍而歸之

先考通奉府君墓表

先考通奉大夫建亭府君既沒之二十有八年。先妣嚴太夫人以壽終。越明年。乃展先大夫之墓而祔葬焉。於是不孝松齡等泣而言曰。於虖。不孝等今乃以哭吾母者表我先大夫也。先大夫諱啟曾。字輔周。建亭其號也。先世浙東人。高祖上振公以銓臬司獄官湘中。遂籍善化。曾大父梅九公諱士英。大父用賓公諱國華。皆早世。曾大母馮大母陳。世以節孝著。自上振公之謝官也。治刑家言。叔曾大父雅菴公以其業顯。先大夫從之學。甫踰冠。輒爲州郡上客。以此衣食其家者三十年。治事偶

暇輒取史鑑古文尋繹洛誦或歲晚歸家亦手書不輟夜闌人靜誦瞀恆琅琅然見後進能力於學者誘掖之恐不至盡生平意嚮未嘗一日不枉學而少而孤貧不能不出其身以爲尸饔計逮後食指日繁百計屏當僅乃克給而以養以教卒俾不孝等稍稍有以自見於世者先大夫之隱志亦太夫人有以成之也先大夫律已嚴尤毖於家政不孝等成人以往䌷瞀恆如幼冲時自飢驅南北不能一日安於家而坦然無內顧憂恃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嘗語不孝等曰汝父失怙時纔十餘歲吾歸汝家汝父猶未冠而天性嚴厲雖暗室無惰容友

愛汝叔父課責不少貸有過未嘗不撻也汝輩若不勤
志嚮學汝父其汝貸乎長齡初補弟子員太夫人肅衣
簪爲先大夫賀先大夫謝曰此汝力也胡我賀歲丁卯
長齡熙齡同領鄉薦先後成進士太夫人馳諭不孝等
曰爾父在日每痛念兩世苦節未獲顯揚不幸齎志以
歿未亡人常懼無以報汝父於地下今庶幾逭余責矣
然移孝作忠遠大之事方自今始爾等其益勉之毋令
余無以慰爾父之託今
上即位之元年長齡以
特恩補郡守太夫人慮其弗任也諭之曰爾父佐幕廉

家雖貧不以賤直市官物。懼累人也。嘗館某太守所。守與學使者有舊。密詢家中有無應試者乎。則對曰無。是歲壽齡試卷已入選矣。旋以微疵黜。汝父處之夷然也。其治刑也。遇罪名出入。輒躊躇竟日夜不能下筆。曰吾以求吾心之所安而已。嗚呼。佐治且然。矧汝自爲之邪。長齡等泣誌之不敢忘。雖德薄能鮮。而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幸免隕越以貽罪戾者。不敢墜太夫人之教。上玷先大夫之素行也。先大夫美鬚髯。豪於飲。意氣豁如。而默坐澄思。常若有無窮之慮。人莫能窺也。生於乾隆十七年壬申歲九月初八日。卒於嘉慶八年癸亥歲正月

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二葬於善邑新開鋪天平山之陽丁山癸向太夫人同邑朝銘公女儉而勤慈而肅戚黨見者咸愛慕而敬憚之善用人能得僕嫗心無敢絲髮欺生於乾隆十九年甲戌歲八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十年庚寅歲十一月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七方太夫人之病劇也昕夕端坐歷四旬無稍傾倚室中整潔如未嘗病焉者人皆以爲難子八長松齡次椿齡次壽齡先卒次文齡次長齡次熙齡次鵷次桂齡長齡嘉慶戊辰進士歷官江甯布政使司布政使熙齡甲戌進士歷官京畿道監察御史湖北學政出爲叔父念曾後桂齡道

光壬午科優貢授桂陽州儒學訓導女一適同邑楊汝南孫十三人曾孫三人長齡通籍之明年恭逢
國慶得以贈封其親上及祖考妣其後疊遇
覃恩頻膺錫典及備藩江甯於是先考晉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司布政使母晉封太夫人曾大父母大父母皆贈如其官
寵命渥被於
兩朝褒崇遠逮於三世顯懿隆鑠鄉里稱榮而孰知先大夫早自劵也先大夫病革時語太夫人曰汝享兒孫福毋我念恨我不及見目雖然茲福固宜汝享也盍吾

家累世積德未曜而先大夫自信一生無過行有培而諡之無剝而損之天道神明鑒觀不爽故預以一言慰太夫人數十年之苦心而徵應之緣如符斯合嘉慶庚午長齡典試粵西道經里門得一登堂起居太夫人厥後視學山西及守南昌兩奉安輿爲自山東移江甯以改近陳情

上未之許也無何熙齡督學武昌距長沙僅一湖隔耳

太夫人感且泣曰

上恩厚矣吾衰年能有幾而敢遠離先隴乎家居被服儉素一如未貴時曰此汝父意也吾祖姑吾先姑皆未

嘗坐享一日之榮。吾何心侈然自奉哉。自先大夫之歿。太夫人所以持家教子訓諸孫曾者。益謹於初。蓋無時不以先大夫之心為心。故無時不以先大夫之教為教。而謭劣如不孝等。前猶恃有太夫人曉夜提撕。以紹述先大夫之遺訓。今已矣。大懼來日方長。弗克終自樹立。以竟先大夫與太夫人未竟之志。故敢揭其徽言懿行卓卓大者表於阡。俾我後世子孫。無忘先世艱難。而困而能亨。卒以拔起於單寒之中者。由來有漸。庶幾觀感興起。思益光而大之。於以繼承勿替。是則先大夫與太夫人之所屬望也夫。